

苏轼一生三起三落，
历尽升沉。

昨日还是五马使君，

今日忽成乌台案犯；

今日尚为东坡野人，

明日则为翰林学士，

后日又复成为天涯罪人。

造化如此捉弄人，

似乎存心要

考验他定力如何。

兼济与独善

王钟陵 主编
张仲谋 著

东方出版社



B824
Z311

兼济与独善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副主编

张仲谋 著

古代士大夫处世心理剖析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版式设计:程凤琴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兼济与独善:古代士大夫处世心理剖析/张仲谋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

(竹溪文丛/王钟陵主编)

ISBN 7-5060-0924-2

I. 兼…

II. 张…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533 号

兼 济 与 独 善

JIANJI YU DUSHAN

——古代士大夫处世心理剖析

张仲谋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182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60-0924-2/B·141 定价:14.00 元

序

王 钟 陵

大地上的野草，一片片，绿了又枯，枯了又绿。不知过了几多年代。

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自然环境谐协在一起，便形成了错落萌动的原始文化丛。文化丛的各异性，展示了文化生成的多样景观。原始文化光怪的众生相之愈益多样，表明地域条件更多地转化为人文的形式。通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阶段，在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类各集群，渐次萌生着精神—文化的差异，进而乃团聚出一个个不同的民族。

文化是人类某一特定集群的一种生存设置，它规范了这一集群的生活方式，而文人乃是生存之需要设置的产物。

一个民族的文化设置是丰富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往往就更是这样。通过自己的文化代表，中华民族早就展开了她对于生存理解的多方面遐思：孔子执著而栖遑的周公之梦，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自励，老子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深思，庄子鹏飞南冥的逍遥放旷，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思辨，韩非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的孤愤，墨子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日夜不休的自苦，这一切，在先秦就已蔚成中国文化的独特霞光。

文人是文化的载体，从而在由文化设置了生存方式的社会中，便成为最为活跃、心理世界又最为丰富的一个群体。不仅儒、道、名、法、墨等各种学派，而且玄学、理学、心学、实学以及维新、洋务等种种思潮，都是由中国文人创造、传播、沿承、发展、更新的。处在东方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文人，承受着特定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生平际遇上，和其他国家的文人相比，便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使是同中国其他阶层相比，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受的文化教养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不同，中国文人也具有其自身显见的特点。在他们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玄意、禅味、理趣，儒家的入世与独善，道家的乘物与游心，审美情趣的丽、雅、秀、逸。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主要由这一群体的活动而体现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群体，像文人那样，展开了如此丰富的历史的和社会生活的图景。

“学而优则仕”，国家机器是由士人们来管理、运转的。一飞冲天，而为帝王师，出将入相，朱轮纁金，帷幄运筹，鸿猷远谋，其言行举止，事关朝政之兴废、社会之安宁：这是走到国家机器上层的文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东方国家依其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形成了过细的社会等级划分，于是又有从燕寝凝清香的州郡长官到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下层小吏以至于只能教几个小小蒙童度日的老童生等种种区分。“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山林的人中又大都为这一群体中的失意者或与当时社会政治

的不合作者，许由洗耳于颍川，大约仅是个传说，但陶渊明明确是赋《归去来兮辞》而解绶归耕的。

无论是达者还是穷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悲欢喜乐。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科举考试之中有终生不取资志而没者，也有少年高中春风得意者。庙堂之上有骤迁，在春城无处不飞花中，轻烟乃散入于五侯之家；但也有严谴，如同韩愈所曾经历过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即夕贬潮州路八千了。诗酒雅会之际，青楼歌筵之畔，曾出场过多少风流倜傥的才俊与美丽智慧的女性？欢会中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意，离别后也有红楼隔雨相望冷的寥落。至于浪迹山水、游学求道、投荒万里、从军边塞之中又涌现出多少曲折感人的故事？河梁生别，山阳死友，蓟门一去三千里，大漠风尘日色昏。

文人中有志于道者，也有贪于利者，有红脸，有白脸，善的、凶的、邪的眼睛，对视着，交替更迭，故事中有故事，情节外有情节，枝蔓牵连，休咎乘摄，旋转出历史的变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昨日紫蟒长，今日锁枷扛。而文人又在历史的变幻中旋转：有卖友求荣、认贼作父的群妖竞逐，也有三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不悔的眷念；有寄愁心于明月的友情，也有白璧青蝇的排抵；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也有因当年草间偷活而感到肠千结、倍凄咽的悲凉。

当天风卷水，林木为摧之时，则壮士抚剑，浩然心哀矣！从屈子崇高悲苦的殉志投江，到秋瑾悲秋风秋雨之愁杀于人，中国文人在汪洋万汇、浑浩无涯的历史长河中演出过多少感人的场面！

将文人群体的种种丰富的人生相,将他们的思想、志节、行事、情趣、胸襟、人格、学问、技能,以一种优雅流畅的笔法,生动活泼地、形象饱满地表现出来,则必将能够以感性与理性兼融的方式,增进我们对于历史之博大、人生之多歧的认识,并可以从一种生命存在境遇的感受上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人类的主体性财富是对世界的多种方式的占有。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充分展示,无疑有助于人性的丰富和提高。由对文人的描写出发,可以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至经济、法律等领域交织在一起,带动对于中国文化的广泛评述,并能够从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性的意义上来表现和阐述中国文化精神,突破局限在某一学科中从事研究的狭隘性,这对于不同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人都将具有可足借鉴的拓宽眼界的作用。

于是,在东方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主编了这套《竹溪文丛》,旨在借纸和墨铺展出一片历史的和心灵的天地。

1997年2月26日 夜11时 于姑苏

目 录

1	序	王钟陵
1	第一章 价值取向	
2	一 自我体认	
	孔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说大人则藐，勿视其巍巍然”——其他诸子：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主体意识之成因	
16	二 功名欲望	
	名之追求，源于生命之自觉——名之追求，是完善自我人格的动力——求名之途径与名之异化	
30	三 兼济之志	

双重导向——覆辙难改
——自重与自缚

第二章 处世哲学

43

44

一 出与处

庄子：重生避世——孔子：
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孟
子：人格之高扬——处世模
式之凝定

65

二 经与权

由经而权——理想与现实
——行权之度

91

三 力与命

儒家：尽人事而知天命——
墨家：非命而主力——道
家：乐天安命——调和论：
三命说及其他

119

第三章 兼济人格的萎缩

122

一 人格尊严之沦丧

秦汉前后之不同——君主权威
的恶性膨胀——奴仆、俳优、臣妾

134

二 道义精神之沉落

借权行道与追名逐利——察举制之情伪——九品中正制之拒斥——科举制之腐蚀

147

三 社会责任之委弃

“肉食者谋，又何间焉”——
“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宦途险恶，明哲保身

159

第四章 隐逸精神的扩散

161

一 尊隐与反隐

F/1102/00

174	早期的冲突——汉魏之际的反隐论——帝王尊隐：激贫止竞——文人尊隐：甜柠檬机制 二 真隐与假隐 真隐假隐之辨——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为“假隐”辩护
185	三 小隐、大隐与中隐 真隐士的苦与“乐”——大隐：鱼与熊掌兼得——中隐：对大隐的再度调适
219	第五章 典型心态剖析
211	一 进退两难 三重宦海风波——两种人格参照——进难，退亦难

- 231 | 二 挫折反应
忍——知足常乐——比下思
维——退一步想
- 241 | 三 多元裂变
由单向到多元——由事功到
文化——文艺：壮志郁不用，
须有所泄处——科学：无心
插柳，歪打正着

255

第六章 三大人格范式

256

- 一 陶渊明：独善人格的积极内涵
刚猛侠义与恬淡自适——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
仕”——“平津苟不由，栖迟诟
为拙”——“贫富常交战，道
胜无戚颜”

272

- 二 杜甫：兼济理想与人生实践

291

盛世少年——马与鹰：诗人的
图腾——处穷迫之境而怀
兼济之想——永不衰竭的政
治热情

三 苏轼：在兼济与独善之间求潇
洒

“身行万里半天下”——“知
命者必尽人事，至于不可奈
何而后已”——自我解脱方
法：调整视点、目标、思路

315

后 记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离骚》

第一章 价值取向

公元前 7 世纪之后的五百多年间，即史学家们称之为春秋、战国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也最热闹的时代。那时王纲解纽，诸侯并起，到处是刀光剑影、人喊马嘶。无数的国家就像流云飞鸟一般，刚刚出现，旋即又消失了。读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即使是最详细的描述也仿佛是电影的快镜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动乱与喧哗的时代，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士，龙腾虎跃地登

上了历史舞台。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士之阶层曾经拥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先秦的各种典籍，事实上构成了士人群体的历史画卷。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空间，一切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喜剧、悲剧的幕后导演者，都是士人，而天子、诸侯、王公、武将都是灰色的。尽管他们有权有势，但权势的运筹却需要仰仗士人。他们是被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牵线傀儡，正如同后世的文人军师支配草莽英雄。至于其他的芸芸众生，则只能是跑龙套的角色，多数只是在“触蛮之争”、“杀人遍野”的群众场面作为兵卒死尸出现，根本算不得历史角色。总之，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唯有新兴士人阶层的聪明才智，大放异彩。

这是士的少年时代。他们以社会精英自视，以时代骄子自勉，头脑里充满各种光怪陆离的幻想和构拟的社会蓝图，充分的自信几近于狂妄，富于朝气和大丈夫气概。他们无论是哭、是笑，是怒骂、是叹息，都显得底气十足，洪亮而激越。与后世文人老化之萎缩，女性化之柔顺，俳优化之帮闲打诨相比，也唯有这一时期的士人保持着高贵的原始状态。本书论述士大夫处世心理的发展变化，自当以此为起点与参照。

一、自我体认

早期士人的价值取向与处世哲学，以及具体的生

存方式或职业抉择，无不是由其主体意识派生出来的。在这里，我不想把当时九流百家关于士（或称“君子”）之人格自期——摘引评说；相对于先秦的“人学”来说，那些论述或可称为“士学”，而光那些论述就是可以专门写一本书的。然而无论是千人唱、万人和的大合唱，还是五音繁会的交响乐，都必然有其主旋律。先秦士人的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而且，此后两千年士大夫的心灵轨迹与行为哲学，无论怎样融合变化，也仍然可以从中寻出这个主旋律来。

孔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在后人心目中，似乎只是一个恭谨谦和的学者形象，其实仅从《论语》中的片断记载来看，他也是自视甚高的。《述而》篇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子罕》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虽然是处于逆境的叹息与自解，仍然流露了以道自重、以先觉自居的大无畏气概。在《子路》篇中，孔子既以当时从政者为拘琐鄙陋的“斗筭之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见孔子不仅以道统与文化传人自居，而且自认为有经世济时的宏才大略。他大半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无非是寻求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以及凤鸟

不至、河不出图、匏瓜待沽、逝者如斯之叹，则可以说是历代文人“感士不遇”母题的最早滥觞。

孔子曾经斥骂过请求学圃、学稼的樊迟为小人，这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被视为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意识。其实这和骂昼寝之宰予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一样，既有对弟子的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更有砥砺士人志向、弘扬士人社会责任心的用意。《论语》中许多地方的劳心、劳力之分，君子、小人之辨，都是意在唤起士人的主体意识，勉励士人自爱自重，自尊自强，同时也就意味着士人应该对人类、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如《宪问》篇论管仲之人格，则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就是说管仲不像普通百姓那样轻于一死，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阶级意识，一种等级观念，而强调拥有知识的士人具有比普通百姓更为重大的社会责任，是合乎社会分工、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强调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实际是自我贬损，自我否定），向工农兵看齐，这对疗治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纤琐文弱之痼疾，当然不无益处，然而从另一面来看，这也恰恰是导致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泯灭的重要原因。

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见《韩非子·显学》），而对